

Dispelling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A Cutting-edge Look at the Mobility Turn

Gao Jiaqian

Abstract: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concepts such as mobility and mobility have gradually infiltrated into media studies, and presented a “hybridization” situation. By sorting out the translation results of “mobile or fluid”, organizing the connotations of its “paradigm”, and discovering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study of materialit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ost-disciplinary “new mobility paradigm” into the media studies. We analyze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as a post-disciplinary convergence study, hoping to discover the relevance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 words: New mobility paradigm; Mobility turn; Spatial turn; Media materiality

祛魅新流动范式：对“流动性转向”的前沿观察

高嘉千

摘要：流动、流动性等地理学、社会学概念，逐渐渗入媒介研究当中，并且呈现出一种“杂交”局面。本文通过分别梳理“移动还是流动”等翻译结果、整理其形成“范式”的内涵和发现其与传播学物质性研究的勾连，对“新流动范式”这一后学科的融合研究进行分析，希冀发现新流动范式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相关性与适用性。

关键词：新流动范式；流动转向；空间转向；媒介物质性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在世纪之交，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社会》（*Liquid Modernity*）中将“后现代性”术语置换成“流动的现代社会”。^①有学者对此作出评价：鲍曼的理论同他描述的世界一样，常处于流动之中。^②这是鲍曼对当代西方发达社会本质特征的诊断性结论，《流动的现代社会》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现代性”，其对社会研究领域处于核心话题的位置。与鲍曼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出版了《社会学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流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当时关于流动性的研究还是相对边缘的话题，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社会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5.

② 陶日贵，田启波. “流动的现代社会”何以可能——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思想探源 [J]. 湖北社会科学，2009（7）：127-130.

但在与其他学科经过十余年交叉融合发展中形成了“流动性转向”的研究现象。在最近的研究中，有学者对厄里著作中的“Mobility”翻译为“流动性”产生了争议，原因是鲍曼与厄里二者的研究并无关联、彼此同时产生，各自发展、彼此的论著中较少引用对方的观点，不应该将二者混为一谈。^①还有学者通过对比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内涵质疑“新流动范式”的合理性。^②作为十字路口的学科——传播学，也吸引了传播学学者将“新流动范式”与传播学物质性研究进行勾连，但是厄里的流动性理论本身和初衷并非指向传播学，甚至对传播学以及媒介文化研究还有某种学科“偏见”。^③为了解决以上的疑惑，需要对新流动范式以及厄里所强调的“流动性转向”入手，并结合鲍曼、库恩以及戴维·莫利等一众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祛魅。

一、文献综述

（一）新流动范式的研究现状

新流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由国际知名社会学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约翰·厄里教授最早提出，他将人员、信息、物质的流动都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新流动范式源自栖居主义和游牧主义的争论，新流动范式将同样面临理论危机的两种理论结合了起来。新流动范式反对将人与地方人为地割裂，认为地方是流动的，而且人的流动也有意义存在。作为游牧主义的代表鲍曼提出了“液化流动性”在他看来现代化意味着液化、溶解和熔炼，这过度强调了流动性在空间扩张中的反抗。

（二）空间转向研究现状

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提出是基于社会科学中的流动性转向的讨论，而流动性转向具有深刻的空间转向背景。空间研究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相关，研究者将对于时间和历史，社会关系与社会的研究重心转移到空间研究上来。空间理论集大成者，美国网络空间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著作《都市问题》《网络社会的兴起》中提出了“流动空间”“地域空间”等概念，他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重组进了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中，故而形成一种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域空间。在社会科学领域，空间转向思潮对于空间的

① 朱璇，解佳，江泓源. 流动性抑或流动性?——翻译、沿革和解析[J]. 旅游学刊, 2017, 32(10): 104-114.

② Richard R. No paradigm to mobilize: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is not a paradigm [J]. Applied Mobilities, 2020, 5(2): 206-223.

③ 王鑫，崔思雨. 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化[J]. 国际新闻界, 2023, 45(3): 26-45.

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形成了深刻变革。

（三）流动转向研究现状

流动性成为理解后现代社会变迁的新维度是从卡斯特、鲍曼、厄里等众多学者开始的。他们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流动与流动性、现代性与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将人员流动、物品流通，以及资本和信息的扩散都容纳到流动的概念当中，关于流动的研究议题涉及移民、文化、地方、空间、权力，而研究的领域涉及社会学、文化研究、地理学等多种学科。^①

对流动的关注其现实根源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其中经济全球化的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让鲍曼觉得不安。“流动的现代性”的“流动性”不仅指资本的流动，更特指“社会”的流动和解体。他认为“流动的自由，是一种稀缺且分配不均的商品，成为后现代人的主要分层因素”^②。约翰·厄里在《社会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移动性》提出的流动性源自对全球化和时空体验改变两个层面的考量。他重点关注了跨国流动中给自然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挑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移民问题和劳工问题给予关注；并探析了流动文化的物理维度和象征维度之间的关系。^③鲍曼站在了现代性的视角去解释流动，厄里则站在跨学科的多理论融合杂交的层面去理解空间的流动。

二、祛魅新流动范式的迷思、争议与勾连

（一）流动性还是移动性的迷思

2000年鲍曼、厄里分别出版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社会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移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关于“Mobility”与“Liquid”的翻译争议，多集中在理论引介当中。此处将“Mobilities”翻译为移动性，意在与鲍曼“Liquid”流动性做出区别，持区别翻译、区别使用观点的学者多集中在地理学领域。但是在其他领域均使用“流动性”。翻译结果的差异其实体现出的是研究领域取向的不同。在地理学领域，学者认为movement和mobility同源，均起源于空间移动的研究。“Moving指的是移动中的状态和过程；move是移动的动作，与静止（static）相对。Move, moving, movement, mobility构成了人文地理学对移动性研究的类型集。”厄里在其论文中总结到“关于移动出版物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其中就包含关于“移动”的

① 袁振杰，叶维强，朱竑，等。国外移动性研究的理论焦点与启示[J]. 地理研究, 2023, 42(4): 1130-1145.

② Bauman Z.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M]. Cambridge, UK: Polity, 1998: 89.

③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2): 207-226.

出版物、实验室、学会、研讨会等。^①

持“流动性”通用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观点影响到了厄里“新流动范式”的提出。鲍曼与厄里共同认为“自由的流动”是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与厄里合作良久的学者米米·谢勒尔在悼念厄里的文章中^②提到了鲍曼对厄里思想的影响，并在文末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表示感谢。因此，厄里提出的“新流动范式”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思考，鲍曼与厄里两位学者对于“流动性转向”的探究在“新流动范式”的杂糅中“殊途同归”。

（二）“新流动范式”的“范式”争议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引发了科学领域乃至整个哲学发展史上对于“范式”的争论。^③他发现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不断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范式革命——常规科学”这样的循环规律，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由整体的革命的过程完成的。^④因此他将不可通约的研究范例称作范式。在库恩看来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需要具备以下的条件：研究范式中要有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结构。范式的存在依赖于科学共同体，对范式的内涵理解和本质阐释则依靠共同的科学结构。但是库恩提出的范式并非是封闭的理论系统，更大程度上是对科学革命给予了启发性的思考。

对于厄里的“新流动范式”产生质疑的，首先，认为目前研究“流动”的学术文章并非是由“新流动范式”提供，本质上是由“现有社会科学范式的多样性提供的”。其次，认为“新流动范式”其实质是“一个以移动性为中心的系统论范式”属于客观经验主义。最后，认为不存在与“新流动范式”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相关的世界观，社会学、地理学、旅游与交通研究等学科的学者是基于自身的研究领域研究“流动问题”而已。^⑤

在以上问题提出之前，米米·谢勒尔同约翰·厄里已经发表 *Mobilizing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文章，解释以上的疑问。首先，在“流动性转向”刚开始，厄里就注意到了库恩提到的“范式革命”，“现有范式没有意义的时候，一种新的范式可能会在一个科学团体中发展”，科学革命中的“偶然交替”被厄里捕捉到了。在他看来过去的、静态的、有限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解释作为一种旧范式，会受到新范式的挑战，由此一场科学革命就发生了。其次，新流动范

① Sheller M, Urry J. Mobilizing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J]. *Applied Mobilities*, 2016, 1 (1): 10–25.

② Sheller M. Moving with John Urry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6, 33 (7/8): 317–322.

③ [美]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④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 范式与流派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76–77.

⑤ Richard R. No paradigm to mobilize: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is not a paradigm [J]. *Applied Mobilities*, 2020, 5 (2): 206–223.

式追求的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重塑，将定性、定量、视觉、实验等诸多方法混合在一起，将复杂性、转变性和实践性的各种理论联系在一起。最后，厄里提到截至2016年“新流动范式”在Web of science中引用超过660次，《流动》第一期社论也被多次引用。除《流动》杂志以外，《变化的流动》《应用流动》《转移：跨学科的流动研究期刊》《探索流动》等大量关于新流动范式的出版物被大量发表。还形成了兰开斯特大学的流动研究中心、奥尔堡大学的流动和城市研究中心、罗斯基勒大学环境、社会和空间流动系等研究集群，每个集群都开设网站、研讨会等学术交流平台。

（三）新流动范式和传播学物质性研究的勾连

厄里的新流动范式以及流动性研究，最初并未直接指向传播学研究，甚至当初厄里排斥传播学以媒介中心主义的研究内涵。新流动范式与传播学物质性的勾连，离不开传播学研究当前的内着化趋势。目前，对于物质性和空间流动较为系统总结的是新流动范式理论。

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对主流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挑战。强调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当中被忽略的物质性，批判过去研究的“非物质性迷思”。

20世纪末，媒介的物质性转向思潮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思潮，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交叉点，如它们都对“内容优先”“文本中心”的传统表示不满，都以打通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边界为出发点。^①将空间转向视为对物质性转向的深化，因为空间中的物的位置、距离变化，代表着物质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媒介与空间互构的共生关系，这是新物质主义理论对空间理解的重要前提，这对理解物质的流动性和媒介与空间的互构关系有重要作用。

三、结语

从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到厄里的“新流动范式”，关于“流动性转向”的研究仍处于进行时。不同学科领域对“流动”的理论引介过程中不同理解。对“新流动范式”的“范式”问题争议的回应以及探讨“新流动范式”与传播学物质性研究的勾连，可以发现作为传播研究重返物质向度的新流动范式，其在建立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视角，拓展传播研究议程，重新审视日常流动实践中具有理论支撑的重要作用。

^① 袁艳，陈朝辉，王家东. 中国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学术图景及其反思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4）：131-140.